

作家走笔

廖华歌

心灵感悟

张标

书写人生



生命的相约

静逸 周聪 摄

戊戌年端午节前一天上午,我与几位诗人一起,到位于城东的医圣祠,观赏正在盛开的凌霄花。

在医圣张仲景墓前虔诚拜谒之后,我们就直奔最后边院内正开得恣肆的凌霄花。

我没有想到,由于柏树的全力托举,使得原本藤本植物的凌霄花,竟凌空站成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棵花树。

太多的花儿,太多的丰饶,我仰望空中这流光溢彩的凌霄花,一种神秘感忽然闪现,又瞬间藏匿在空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当饱满的籽粒 投入大地的怀抱 无论这土地是贫瘠或者肥沃 一天天发芽 抽叶 迎风而舞 绿满田畴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当金黄的花瓣 信风一样轻轻摇曳 招引人们喜悦的眼睛 啾啾飞动的蜜蜂 从早到晚绕在身边歌唱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当圆圆的葵盘 聚拢在一起挤眉弄眼 仿佛小家碧玉即将出阁 低眉垂首之间 却是满怀的羞怯与渴望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思念

从河大到图书馆 一盘CD的距离 从图书馆到书店街 一块烧饼的距离 从书店街到珠玑巷 一片薄云的距离 从珠玑巷到大洋彼岸 一个眼神的距离



等待 周聪 摄

代接一代,日子在花里着色,在花里绵延,倘若没有了花,心便暗了,天使黑了,原野也便苍白灰黄了,整个世界荒凉而沉郁。

我坚信,就在这儿,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一老一少两个生命一定有一次旷世的相约,从此发生了巨大的生命特质的改变!

轻轻拨开那花,那叶,那藤蔓,我看到了苍青色的古柏,它虽死却未朽,依然坚硬,依然稳健地挺立着。

我们纷纷与凌霄花一起合影,据说此花最为吉祥,但凡有奇人和智者来访,它必在一夜间开花绽放。

如果说南召的乔端镇是躺在绿色屏障里的睡美人,那么黄金庄就是这位美人项下的一颗熠熠闪光的金色吊坠。

车过野牛岭,群山围就的“绿色海洋”里,一座清新靓丽的小城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乔端镇了。

走进农家乐,宽阔洁净的场地中,花木扶疏,绿树成荫,奇石、古碑、根雕等,供人们欣赏和品玩。

黄家庄是白水河村的黄家庄组,因黄家庄与黄金庄读音相似,久而久之,就被人们叫成了黄金庄。

从河大到图书馆 一盘CD的距离 从图书馆到书店街 一块烧饼的距离 从书店街到珠玑巷 一片薄云的距离 从珠玑巷到大洋彼岸 一个眼神的距离

薄气

我不喜欢去超市买菜,那儿有个毛病:一切凭秤说话。要么称多少算多少,不少给一两,也不多给一钱;

静凝视着眼前被花、叶覆盖得几乎看不见身躯的这棵古柏,坦白说,它很寂寞,也很虚渺,灵肉少不了疼痛,但它并不孤独,也从未放弃。

四 对不起凌霄花!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了!一直以来,我因从众心理,从未认真思考过它的感受。

如今,我是真的理解了凌霄花,更理解了古柏深藏的用心,凌霄花的花朵不仅属于它自己,也属于古柏。

五 我们纷纷与凌霄花一起合影,据说此花最为吉祥,但凡有奇人和智者来访,它必在一夜间开花绽放。

或山水,或人物,或自然之再现,惟妙惟肖。在这样的氛围中,一桌原生态农家大餐让人垂涎三尺。

满足了口腹之欲,另一场精神大餐不约而至,黄金庄的石画馆在静候着每一位“知音”的到来。



“石浅水潺”,日落山照曜,黄金庄,以自然山水之灵动,以原景观观之特色,以根艺石画之精妙。

乡土情结

李桂成

我说:“咋喊‘娃儿’?你多大年纪?” “我六十九啦,看上去你顶多有五十岁,不喊‘娃儿’喊啥?”

静静地凝视着眼前被花、叶覆盖得几乎看不见身躯的这棵古柏,坦白说,它很寂寞,也很虚渺,灵肉少不了疼痛,但它并不孤独,也从未放弃。

六 这几日一直高温天气,唯今天我们来医圣祠拜谒赏花,天轻阴且有微风,我们大家都想到了医圣之功。

这令我的心很疼很疼,其实,我何曾有一日忘却?两年前的夏日,我起了一个大早,特来这里拜谒医圣。

风吹过,把世界挡在世界之外,时光舒缓,芬芳遍地……

山水行吟 陈学现



一幅都呈现出独特的思想表达,或隐喻着一个浮想联翩的故事,或再现一个栩栩如生的场景。

不妨多些敬畏心

庄晓

最近“匠心制造”“匠心设计”之类的宣传越来越多,各种讨“匠心”的文章也是五花八门,标准不一而足。

记得很久以前,特别喜欢坐在桌前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信,喜欢享受这种简单古老的交流方式所带来的乐趣。

如今,已很少有人写信。在这个电子通信工具盛行的年代,我们听到的永远是敲打键盘和聊天软件提示的声音。

“横平竖直本是宝,莫使国粹毁今朝”。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一种文化。

似水流年

罗先礼

甜甜的蜂蜜

在郑州读书的女儿毕业在即,身为父亲的我到学校帮她搬运书籍与行李。

浑身汗透的女儿,手里拿着个迎风旋转的纸风车,风车柄经长久摩挲已变得光滑圆润。

紧接着,水果阿姨麻利地从冷藏柜拿出一瓶蜂蜜塞给我,我和女儿觉得回赠太过贵重,一致推托。

是啊,若干年后,也许女儿连所学的专业知识都可能遗忘,但相信她永远不会忘记水果阿姨送的这瓶蜂蜜。

三言二拍

李桂成

“一捆一斤,在家里约莫着绑的,每捆只会多不会少。我总想着菜是个水气东西,划不着分愁清。”

静逸 周聪 摄